

人物志
卷三

四部叢刊初編子部

人物志序

卷之三

逸

撰

人性爲之原而情者性之流也性發於內情導於外而形色隨之故邪正態度變露莫狀溷而莫睹其真也惟至哲爲能以材觀情索性尋流照原而善惡之迹判矣聖人沒諸子之言性者各膠一見以倡惑於後是俾馳辨鬪異者得肆其說蔓衍天下故學者莫要其歸而天理幾乎熄矣予好閱古書於史部中得劉邵人物志十二篇極數萬言其述性品之上下材質之兼偏研幽摘微一貫於道若度之長短權之輕重無銖髮蔽也大抵考諸行事而約人於中庸之域誠一家之善志也由魏至宋歷數百載其用尚晦而鮮有知者吁可惜哉矧蟲篆淺技無益於教者猶刊鏤以行於

世是書也博而暢辨而不肆非衆說之流也王者得之爲知人之龜鑑士君子得之爲治性脩身之概括其効不爲小矣予安得不序而傳之媿夫良金美玉簞積一啓而觀者必知其寶也

人物志有序

魏散騎常侍劉 邵 撰

涼儒林祭酒劉 昞 注

夫聖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天以三光著其象人以聰

明其度聰明之所貴莫貴乎知人聰明於書計者大藝之

者一術明於人物知人誠智則衆材得其序

而庶績之業興矣是以聖人著爻象則立

君子小人之辭君子者小人之資師資相成其來

矣尚矣叙詩志則別風俗雅正之業九土殊風

是以聖人立其教不易其方制禮樂則考六藝

祇庸之德雖不致其俗常以詩禮爲首躬

南面則援俊逸輔相之材皆所以達衆善

而成天功也繼天成物其任至重故天功

既成則並受名譽忠臣竭力而効能明君

從生哉是以堯以克明俊德爲稱舜以登

庸二八爲功湯以拔有莘之賢爲名文王

以舉渭濱之叟爲貴由此論之聖人興德

孰不勞聰明於求人獲安逸於任使者哉

采士輟牛養耆所以顯西戎一則仲父齊桓所以成九合是故仲尼不

試無所援升猶序門人以爲四科泛論衆

材以辨三等舉德行爲四科之首風生知

材之門質志氣者又歎中庸以殊聖人之德

中庸之德其至矣乎人尚德以勸庶幾之

論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三月不違仁乃

量能終之者訓六蔽以戒偏材之失愛物

無隱此偏材之常失也思狂狷以通拘

抗之材或進趨於道義或潔已而無爲在

疾恹恹而無信以明爲似之難保厚貌深

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言必契始以求卒

則中外之情人物之察也如此其詳不詳

庶政之業荒矣是以敢依聖訓志序人物

庶以補綴遺忘惟博識君子裁覽其義焉

人物志目錄

上卷

九徵一

體別二

流業三

材理四

中卷

材能五

利害六

接識七

英雄八

八觀九

下卷

七繆十

效難十一

釋爭十二

人物志卷上

魏 散騎常侍劉 邵 撰

京 儒林祭酒劉 昞 注

九徵一 體別二

流業三 材理四

九徵第一 人物情性志氣不同

蓋人物之本出乎情性 性實稟之自然

觀人察物當情性之理 變由於染習是以

之察其孰能究之哉 能觀惟聖人目擊而

之凡有血氣者莫不含元 一以爲質至則

不能涉寒 稟陰陽以立性剛柔之意則矣

體五行而著形 骨勁筋柔皆

可卽而求之 者得其情素也

量中和最貴矣 質白受采味甘受和

也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 惟淡也故五味

不能甘矣若酸 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

平淡無偏群材必御 致用有宜通變無滯是故觀人察質必先

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 聰明者陰陽之精

不和必有毀衡 聰明者陰陽之精

能兼二美知微知章 耳目兼察通幽達微

自非聖人莫能兩遂 或夫之於耳故明白

之士達動之機而暗於玄慮 暗於止靜以

之深慮則抗奪而不入也 玄慮之人識靜

之原而困於速捷 性安沉默而智之應機

水內映不能外光 人各有能物各有性

止得節出處應宜矣 二者之義蓋陰陽

之別也 陽動陰靜乃天地

諸五物五物之徵亦各著於厥體矣 色青

血勇色赤中動 其在體也木骨金筋火氣

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 五物爲母故氣色

五物爲母故氣色

而與之五物之實各有所濟五性不同各有
則與性是故骨植而柔者謂之弘毅弘毅
也者仁之質也木則垂蔭為仁之質氣清
而朗者謂之文理文理也者禮之本也則大
照察為體之本體端而實者謂之貞固
貞固也者信之基也土必吐生為信之基
信筋勁而精者謂之勇敢勇敢也者義之
決也金能斷割為義之決色平而暢者謂
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水能通達為
通微不五質恒性故謂之五常矣五物天
能成智五德人五常之別列為五德是故溫直
而擾毅木之德也溫而不直則剛剛塞而
弘毅金之德也剛而不塞則剛剛塞而
敬水之德也理而不恭則悖悖寬栗而柔立
土之德也寬而不栗則慢慢簡暢而明砥火
之德也簡而不砥則弱弱雖體變無窮循依

平五質人情變化不可勝極故其剛柔明
暢貞固之徵著乎形容見乎聲色發乎情
味各如其象誠發於中德輝外耀故心質
亮直其儀勁固心質休決其儀進猛心質
平理其儀安閑夫儀動成容各有態度直
容之動矯矯行行休容之動業業踳踳德
容之動顒顒印印夫容之動作發乎心氣
心氣於外心氣之徵則聲變是也心不
乃夫氣合成聲聲應律呂清而亮者律呂有
和平之聲有清暢之聲有回行之聲心氣
故聲發夫聲暢於氣則實存貌色非氣無
亦與也故誠仁必有溫柔之色誠勇必有
矜奮之色誠智必有明達之色聲既殊音
狀夫色見於貌所謂徵神貌色徐疾為徵
神見貌則情發於目目為心候故仁目
之精慤然以端視心不傾倚則勇膽之精曄

然以彊志不怯剛然皆偏至之材以勝

體為質者也威不能不屬而故勝質不精則

其事不遂能勇而不怯是故直而不柔

則木失其正直勁而不精則力失其正勁

固而不端則愚陷於愚慧氣而不清則越

辭不清順暢而不平則蕩好智無涯是故

中庸之質異於此類其體兩兼故為衆材

五五常既備包以澹味既體鹹酸之量五

質內充五精外章五質澹疑是以目彩五

暉之光也然清目朗故曰物生有形形有

神精不問賢愚皆受氣質之稟性陰陽但

其儀象下至早識收能知精神則窮理盡

性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操諸性之所

盡九質之徵也性陽相生數不遇九故然

則平陂之質在於神神者質之主也故神

明暗之實在於精精者實之本故精實

勇怯之勢在於筋筋者勢之用故筋勁彊

弱之植在於骨骨者植之基故骨剛躁靜

之夾在於氣氣者沖之也故氣盛恹恹

之情在於色色者情之候也故色悴衰正

之形在於儀儀者形之表也故儀衰態度

之動在於容容者動之符也故容動緩急

之狀在於言言者心之狀也故言急其為

人也質素平澹中散外朗筋勁植固聲清

色懌儀正容直則九徵皆至則純粹之德

也非至德大人其九徵有違違為乖則偏

雜之材也或聲清色懌而質不平三度

不同其德異稱德偏材荷一至之名兼材居

度故偏至之材以材自名各有其工衆使兼

材之人以德為目仁義禮智兼德之人更

為美號待有物而不一體說德不可以一方

無德然平湊與物是故兼德而至謂之中

庸居之中庸也者聖人之目也仁大

不可親大義不可報無而稱寄名於聖人也具體而微謂之德

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稱也義以仁以親物立

而威德也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

也清各守一行是以名不及大雅也一微

謂之依似依似亂德之類也非直純直似

通而一至一違謂之間雜間雜無恒之人

也善惡參渾心無定是無恒依似皆風人

末流教化之所不交也末流之質不可勝

論是以畧而不槩也豈徒成羣

體別第二氣陰陽性有剛柔

夫中庸之德其質無名人無得而稱焉故

鹹而不鹹謂之鹹耶無鹹可容淡而不淡

謂之淡耶質而不縵謂之質耶文而不績

謂之文耶不績能成能懷能辨能訥居變文

而文言滿天下無辭費變化無方以達

爲節應變過化是以抗者過之於進趨之

而拘者不逮拘抗之外夫拘抗違中

故善有所章而理有所失養形至甚則處

攻其內是故厲直剛毅材在矯正失在激

許其剛柔順安恕每在寬容失在少決

多疑生於怒懦雄悍傑健任在膽烈失在多忌

榮悍精良畏慎善在恭謹失在多疑

畏彊措堅勁用在楨幹失在專固專已生

論辨理繹能在釋結失在流宕微於生普

博周給弘在覆裕失在潤濁潤濁生清介

廉潔節在儉固失在拘局拘局生休動磊

落業在攀躋失在踈越踈越生沉靜機密

精在玄微失在遲緩遲緩生樸露徑畫質

在中誠失在不微不微生多智韜情權在

譎畧失在依違依違生及其進德之日不

止揆中庸以戒其材之拘抗抗者自是以

是以而指人之所短以益其失拘者愈拘
或石沉或抱木焚死猶晉楚帶劍處相詭反也晉自
視楚則笑其在左自楚視晉則笑其在右
左右雖殊各以其用而不達理者曠相排
皆拘抗相反是故彊毅之人很剛和不
戒其彊之撻突而以順為撓厲其抗以柔
撓弱抗其是故可以立法難與入微微
何能人柔順之人緩心寬斷不戒其事之
不攝而以抗為劇安其舒以猛抗為劇傷
是故可與循常難與權疑疑心寡斷何能
悍之人氣奮勇決不戒其勇之毀跌而以
順為恒竭其勢竭其毀跌之勢是故可
與涉難難與居約約之能居懼慎之人
畏患多忌不戒其慎於為義而以勇為狎
增其疑以勇疑為輕侮而是故可與保全
難與立節畏忠多忌何凌措之人秉意勁
特不戒其情之固護而以辨為偽彊其專

以辨博為浮虛而是故可以持正難與附衆
執意堅持何辨博之人論理贍給不戒其
辭之汎濫而以措為繫遂其流以措正為
其流宕是故可與汎序難與立約以措正為
約之弘普之人意愛周洽不戒其交之濶
雜而以介為狷廣其濁以狷介為狷而
是故可以撫衆難與厲俗周洽濶雜何
介之人砥清激濁不戒其道之隘狹
而以普為穢益其拘益其拘為穢而是
故可與守節難以變通通狹津隘何
之人志慕超越不戒其意之大猥而以靜
為滯果其銳以沉靜為滯是故可以進趨
難與持後志在超越何沉静之人道思迴
復不戒其靜之遲後而以動為踈美其悞
速以踈動為踈而是故可與深慮難與捷
速以踈動為踈而是故可與深慮難與捷

其實之野直而以謫為誕露其誠

以權謫為浮誕

而露其誠是故可與立信難與消息

野直實確

之能重韜誦之人原度取容不戒其術之

離正而以盡為愚貴其虛

以教盡為愚直而貴其浮虛之

是故可與讚善難與矯違

韜誦難正何達邪之能矯

夫學所以成材也

強教靜其抗柔順屬其懷

情也

推已之情通物之性

偏材之性不可移轉矣

守固

雖教之以學材成而隨之以失

剛

之性已成激

雖訓之以恕推情各從其心

信者逆信

推已之信謂人皆信而詐者得客為

也詐者逆詐

推已之詐謂人皆詐而信者受其疑也

入道恕不周物

偏材之人各是已能何道之能入何物能周也此

偏材之益失也

材不能兼教之愈失是以幸物者用人之仁去其貪

用人之智去其詐

然後事

流業第三

三材為源習者為流漸失源其業各異

蓋人流之業十有二焉

性既不同染習又異技流條別各有

志有清節家

行為範

有法家

立憲

有術家

慮智

有國體

三材純備

有器能

三材而微

有臧否

是非分別

有伎倆

工巧

有智意

衆疑

有文章

比事有辭

儒學

道藝深明

有口辨

應對給捷

有雄傑

膽畧過人

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謂清節之家

延陵晏嬰是也

建法立制彊國富人是謂法家

管仲商鞅是也

思通道化策謀奇妙是謂術家

范蠡張良是也

兼有三材三材皆備

德與法術皆純備也

其德足以厲風俗其法足以正

天下其術足以謀廟勝是謂國體

伊尹呂望是也

兼有三材三材皆微

不純

其德足以率一國其法足以正鄉邑其術足以權

事宜是謂器能子產西門豹是也

兼有三材

材之別各有一流

三材為源則

清節之流

不能弘恕

以清為理

好尚譏訶分別是非

已不寬恕

是謂臧否子夏之徒是也

法家

之流不能創思遠圖

法制於近思不及遠

而能受一

官之任錯意施巧

務在功成故巧意生

是謂伎倆張

敞趙廣漢是也

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

以術求功故不垂則

而能遭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

不足

長於權者是謂短於正

是謂智意陳平韓安國是

也凡此八業皆以三材爲本

非德無以正法非法無以

興術是以八業之故雖波流分別皆爲輕

建常以三材爲本

耳目殊管其用同功

事之材也

羣材雖異成務一致

能屬文著

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能傳聖人

之業而不能幹事施政是謂儒學毛公貫

公是也辯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辯

樂毅曹丘生是也膽力絕衆材畧過人是

謂驍雄白起韓信是也凡此十二材皆人

臣之任也

各抗其材不能兼備保守

主德

不預焉主德者聰明平淡總達衆材而不

以事自任者也

目不求視耳不念聽各司其官則衆材達衆材既達

則人主垂拱

無爲而理

是故主道立則十二材各得

其任也

上無爲則下當任也

清節之德師氏之任也

掌以道德

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

掌以刑

術家之材三孤之任也

掌以廟謨

純備三公之任也

位於三槐

宰之任也

天官之卿

臧否之材師氏之佐

分別是非

智意之材冢宰之佐也

以佐師氏

學之材安民之任也

憲章紀述

國史之任也

掌以德教

任也

掌以禮義

驍雄之材將帥之任也

掌以威德

而太平用成

易方若使足操物手求行四

道不平淡與一材同用好

惟規之用則矩不得正其方繩不

惟經其直雖目運規矩無由成矣

惟經其直雖目運規矩無由成矣

則一材處權而衆材失任矣

材理第四材既殊塗理亦異趣故講羣材至理乃定

夫建事立義莫不須理而定言前定則不惑事前定則不

不及其論難鮮能定之夫何故哉蓋理多

品而人異也事有萬端人情外駁誰能定之夫理多品則

難通人材異則情詭情詭難通則理失而

事違也情詭理多何由而得夫理有四部道義事情各有部也

明有四家明通四部各有其家情有九偏以情犯明得失有九

流有七似似是有非其流有七說有三失所失者三

難有六構難良氣通有六能通者八通有八能能通者八

若夫天地氣化盈虛損益道之理也以道化人

與時消息法制正事事之理也以法理人禮教

宜適義之理也進以理教之止得宜人情樞機情之

理也觀物之情四理不同其於才也須明

而章明待質而行是故質於理合而有

明明足見理理足成家道義與事各有家是故質

性平淡思心玄微容不詳審能通自然道

理之家也以道為理故能通自然也質性警徹權界機

捷容不通銳則能理煩速事理之家也以事

為理煩也質性和平能論禮教則禮教不失適

中辯其得失義禮之家也以義為禮故明於得失也質

性機解推情原意容不妄動則能適其變

情理之家也以情為理故能極物之變四家之明既異

而有九偏之情以性犯明各有得失明出於真

情動於性情勝明則剛畧之人不能理微

意意不玄微故其論大體則弘博而高遠剛性

遠則志歷纖理則宕往而疏越志遠故抗厲

之人不能廻挽用意猛奮論法直則括處

而公正性屬剛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義理

則滯則滯堅勁之人好攻其事實用意端確指

機理則穎灼而徹盡性確則涉大道則徑

露而單持言切則辯給之人辭煩而意銳

用意疾急志推人事則精識而窮理性銳

理即大義則恢愕而不周遠大浮沉之

人不能沉思用意虛廓序疏數則豁達而

傲博性浮則志微立事要則熾炎而不定志微

則淺解之人不能深難用意淺脫聽辨說

則操鋸而愉悅性淺則審精理則掉轉而

無根易悅故寬恕之人不能速捷用意徐

速論仁義則弘詳而長雅性恕則趨時務

則遲緩而不及徐雅故溫柔之人力不休

彊用意溫潤味道理則順適而和暢性理和

順擬疑難則濡悞而不盡依理順故好奇之

人橫逸而求異志用奇特造權譎則倜儻

而壞壯性奇則案清道則詭常而恢迂奇

故恢此所謂性有九偏各從其心之所可

以為理非心之所可以為理是若乃性不精

暢則流有七似有漫談陳說似有流行者

浮漫流雅似若可行有理少多端似若博意者辭繁論

廣有迴說合意似若讚解者外詳無善

處後持長從衆所安似能聽斷者實自知無

言觀察衆議有避難不應似若有餘而實

不知者實不能知忘律不應有慕通口解

似悅而不懌者聞言即說有似解有因

勝情失窮而稱妙言已窮矣自以為跌則

倚蹠理已蹠矣實求兩解似理不可屈者

辭窮理屈心索兩解而言凡此七似衆人

之所惑也非明鑒焉夫辯有理勝理至不

有辭勝辭巧不理勝者正白黑以廣論釋

微妙而通之說事分明有知紛繁辭勝者

破正理以求異然區別辭不漬難辭勝者

而服于人及其至關夫九偏之材有同有

反有雜同則相解譬水流反則相非減於

水雜則相恢亦不必同又故善接論者

度所長而論之因其言易曉歷之不動則

不說也意在約馬後俟他日倘無聽達則不難也相凡

難者聽不善接論者說之以雜反彼意在說

以馬術意大同而說以小事說之以雜反則不入矣方以

入圖理善喻者以一言明數事辭附於理

終不可善喻者以一言明數事則言寡而

明事不善喻者百言不明一意辭遠多言已

不自明况百言不明一意則不聽也自意

他人手是說之三失也善難者務釋事本得

之是說之三失也善難者務釋事本得

止而不善難者舍本而理末逐其言舍本

而理末則辭構矣不尋其本理而善攻彊

者下其盛銳對家彊梁始氣必盛故扶其

本指以漸攻之三鼓氣勝不善攻彊者引

其誤辭以挫其銳意強者愈銳辭或曾誤

挫其銳意則氣構矣非後事言交錯善蹻

失者指其所跌彼有跌失不善蹻失者因

屈而抵其性陵其屈因屈而抵其性則

怨構矣非使聲色而已或常所思求久乃

得之倉卒論人人不速知則以為難論已

久思而以為難論則忿構矣非使忿恨

盛難之時其誤難迫氣盛辭誤故善難者

徵之使還自相意還不善難者凌而激之

雖欲顧藉其勢無由不聽其言其勢無由

則妄構矣妄言非告凡人心有所思則耳

且不能聽思心一至是故並思俱說競相

制止欲人之聽已止他人之言人亦以其

方思之故不了已意則以為不解非不解

出言由彼方人情莫不諱不解謂其不解

諱不解則怒構矣不願道理是非凡此六

構變之所由興也然雖有變構猶有所得

造事立義當須理定功立若說而不難

各陳所見則莫知所由矣人人競說若何

用也由此論之談而定理者眇矣人情多端

莫肯執其咎必也聰能聽序物能名如顏

回聽哭者思能造端子展謀侵晉乃明能
見機史駢觀目動辭能辯意伊藉答吳王
足為捷能攝失郭淮答魏帝曰自守能待
攻墨子謂楚人吾弟攻能奪守毛遂進曰
楚不為趙也楚奪能易予以子之矛易子
王使而謝之之盾則物主辭
兼此八者然後乃能通於天下之理通
於天下之理則能通人矣不能兼有八美
適有一能所謂偏則所達者偏而所有異
目矣各以所通是故聰能聽序謂之名物
之材思能造端謂之構架之材明能見機
謂之達識之材辭能辯意謂之贍給之材
捷能攝失謂之權捷之材守能待攻謂之
持論之材攻能奪守謂之推徹之材奪能
易予謂之貿說之材通材之人既兼此八
材行之以道與通人言則同解而心喻即
相是是以與衆人言則察色而順性下有
心相喻

避其雖明包衆理不以尚人恒懷謙下聰
散資給不以先人故在物上善言出已理
足則止通理則止鄙誤在人過而不迫人見
過跌轉當歷避寫人之所懷扶人之所能扶贊人
則人人不以事類犯人之所姻胡故反與
自任矣不以言例及已之所長已與武力
諱眇暗之類不以言例及已之所長不與武力
倫之談直說變無所畏惡通材平釋信而後
害者采蟲聲之善音不以聲醜贊愚人之偶
得不以人愚奪與有宜去就不留方其盛
氣折謝不悵不避鏡跌方其勝難勝而不
矜何所矜耳心平志諭無適無莫付是非
不貪勝期於得道而已矣是可與論經世
以未名期於得道而已矣是可與論經世
而理物也曠然無懷委之至當是

人物志卷中

魏 散騎常侍劉 邵 撰

京 儒林祭酒劉 昺 注

材能五 利害六

接識七 英雄八

八觀九

材能第五 材能大小其學不同
量力而授所任乃濟

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猶函牛之鼎

不可以烹雞愚以爲此非名也 夫人材猶
器大小異

或者以大鼎不能烹雞喻
大材不能治小失其名也夫能之爲言已

定之稱 後能名生焉豈有能大而不能小

乎凡所謂能大而不能小其語出於性有

寬急 寬者以裕
急者以切性有寬急故宜有大小 弘寬

宜治大急
切宜治小寬弘之人宜爲郡國使下得施

其功而總成其事 急切則煩
碎事不成急小之人宜

理百里使事辦於已 弘裕則綱漏
庶事荒矣然則郡

之與縣異體之大小者也 明能治大郡則
能治小郡能治

大縣亦能
治小縣以實理寬急論辨之則當言大

小異宜不當言能大不能小也 若能大而
不能小仲

尼豈不爲
季氏臣若夫雞之與牛亦異體之小大

也 雞能烹牛亦能烹雞
雞能烹雞亦能烹雞故鼎亦宜有大小

若以烹犢則豈不能烹雞乎 但有宜與不
宜豈有能與

不故能治大郡則亦能治小郡矣推此論

之人材各有所宜非獨大小之謂也 文者
理百

官武者
治軍旅夫人材不同能各有異有自任之

能 總已潔身
無敢有消息有立法使人從之之能 法懸
人懼

無敢有消息
犯也有消息辨護之能 智意辨護
周旋得節有德教

師人之能 道術深明
有行有行事使人謹讓之

能 云爲得理
義和於時有司察糾摘之能 督察是非
無不區別

有權奇之能 成務以奇計
有威猛之能有威猛之能 猛毅
振威

敵國夫能出於材材不同量材能既殊任

政亦異是故自任之能清節之材也故在

朝也則冢宰之任爲國則矯直之政

其身正故

掌天官而總百揆立法之能治家之材也故在朝

也則司寇之任爲國則公正之政

故掌秋

官而詰計策之能術家之材也故在朝也

則三孤之任爲國則變化之政

計慮明故

助論人事之能智意之材也故在朝也則

冢宰之佐爲國則諧合之政

智意審故佐

外行事之能譴讓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

寇之任爲國則督責之政

辨衆事故佐秋

權奇之能伎倆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空

之任爲國則藝事之政

伎能巧故任冬

察之能臧否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師氏之

官而成藝事

佐爲國則刻削之政

是非章故佐師

之能豪傑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將帥之任

氏而察善否

爲國則嚴厲之政

體果毅故總六

之人皆一味之美

譬始以甘爲名故長於

辦一官

而有餘力

而短於爲一國

何者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協五味

調鹽

無味和五味

水以無味故五味得其和猶

又國有俗化民有劇易

易土有剛柔民俗有

易而人材不同故政有得失

以簡治易則

是以王化之政宜於統大

理得矣

以之治小則迂

網疎而系

治煩

事皆辨護

便策術之政宜於治難

難釋累無方

平則無奇

術數頭象

矯枉過正

民不安矣

以之治弊則殘

俗弊治嚴

之政宜於治新

國新禮義

苟合之教

公刻之政宜於糾姦

非禮實也

衆民憚法

於討亂

非亂民桀逆

威不

以之治善則暴

政猛民